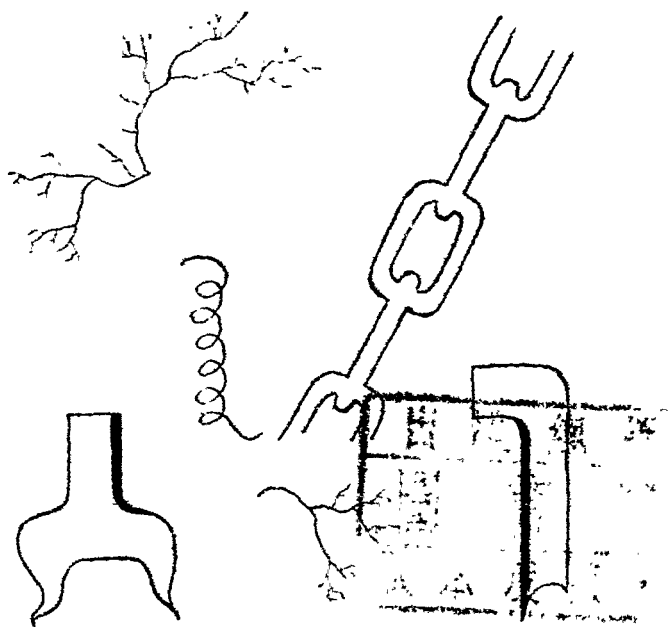


贗的供狀



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付排
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

墳的供狀

顧仲起著

PAN · UR 作封面

上海遠東圖書公司印行

墳 的 供 狀

詩序

朋友們！我是徘徊在荒塚之旁，
這裏便是我在塚上的呻吟與歌唱。

我既沒有希望，我也不去希望，

我落伍在沉淪的歧路，

我是新時代的叛徒！

我是一葉病舟，飄泊在海洋之上，
在海洋上呀——



我看見了紅色的火光，
和奔流的熱血在響。

我對着火光也曾去悵望，
我對着血響也曾去歡暢，
可是我是落伍在沉淪的岐路，
我是新時代的叛徒，
我終於回到我荒涼的塚上。

朋友們！ 我是徘徊在荒塚之旁，
這裏便是我在塚上的呻吟與歌唱。

墳的供狀

上

在生活中掙扎着我生命之影

離開了我的妻

一

似乎，我近來的生活，是很值得一記的。我的生活，自去年走出了牢獄以後，我的生活，便時常在搖動不安定的恐慌狀態之中；而常有牠的變化。失業，流浪，幻想，苦悶，這樣的憧憬，點綴了我生活的幕片。假使，事實上允許我，我的頭腦允許我，能將這些寫了下來，我們便可以知道現時代裏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們，一種逃避，矛盾的心理狀態，很足以代表

一般的供狀的。但是，頹廢與墮落，神經的衰弱，可憐得很，我不但沒有記載我這複雜的生活的可能，而且，可歌可泣，可羞可笑的幾頁，已隨着我這蕩浪的幻思，遺失在那渺茫荒蕪之境了。可是到了今天，似乎我有了一些興奮的資料，也似乎，我有了一點勇氣和自信，而要拿起筆來記載我的『生活』這，却有一個比較不尋常的原因；就是說：現在的我，生活上有了一個可慶欣的轉變，在八月十一的那一天——哦！可歌可舞的八月十一的那一天啊——我的老婆從廣東來到了上海，自此以後，雖然我是依然在失望，幻想，頹廢的塵影之中，過着我灰色的生活；雖我是依然在搖動，不安定的到墓塚行去的途上，徘徊而悵惘；可是現在的我，究竟不是從前的我——影子單，孤然默然——而是行影雙雙，變成一個有老婆的人了！記得，在我老婆未來上海以前，我在霞飛路，法國公園，每在夕陽西下之際，便看見少婦，美女，挽着她們的同伴，依着她們的情人，踽踽在夕陽反照的綠色蔭裏，我便有遐思，幻想，而胸頭充塞着可憐，惆悵，空虛的悲意；同時，覺得，一個一個挽着情人的，是非常光榮，值得我們慶欣的。現在，窮漢的我，據然也有了一個情人，這種快感，這種欣

慰，這種挽着手在馬路上徘徊彳亍的滋味，也許是一班沒有老婆的朋友們總不能想像得到的吧？自那時起，我覺得我已展開了我的弱生活，我已走上了另一條灰色的大道，而開始來寫着我生活的供狀。

在這樣的時代，在這樣暴風雨將要狂奔而來的時代，紅色的太陽將要顯照在風雨過後新宇宙的這時代，而我這樣可羞的青年，依然沉醉在新時代前夜的夢裏，挽着的情人，倒在我的荒涼的墓塚之上，留戀着夕晚灰暗色的殘景，唱着我時代以前的腔調；雖然，在這裏，我在苦笑，我在哭泣，而且盈藉着我生命的靈花，血液的細流，清淡的傷痕，殘留的夢影。然而，朋友們，我是一個落伍頹廢快要死在墓塚上的青年。朋友們！請訴我！請訴我！朋友們！我在這裏對你們供狀。

一個被現代社會制度的支配，榨取，以至不能生活，變成了一個人類的零餘的，而這零餘者，他依然不放棄他幻想的夢影，受着布爾喬亞生活的引誘，這，可以說，是一個失去了意識的動物。誠然，也許我是一個僅有知覺而無意識的動物而已。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，豪紳資產階級的壓迫，我却忘却了我是一個破落的小資產階級，幻想，幻想，終日的幻想！在洋樓中倒在愛人的懷裏，在馬路在挽着愛人的手臂中，我忘却了這是一個什麼時代，我忘却了我是一個有靈魂的人！爲着了生活，便寫着情愛的小說，賣幾文錢來過着夢影的幻境。這樣，一天又一天，已經到了舊的的中秋佳節。爲了佳節。我穿上了我的秋大衣，代愛人披上了粉紅色的圍巾，便走到了法園的湖旁。皎皎的月光照在湖上，湖中的碧波蕩漾，湖畔的樹影恍恍，她是依在我的懷裏。我感着了人生的幽秘，我憶起了生命的波

跡，我悵然，惘然，便坐在月光顯映的柳陰之下。唉！時光如流，又到了民國十七年的中秋佳節。記得，去年無今日的晚夕，那時我正從黨化牢獄中走了出來，爲了某要人的保護，我便暫居在南京的玄武湖畔。爲了初出牢獄，爲了留戀於中秋夜月，便僱了一葉扁舟，搖曳在湖心裏。同舟者，是幾個一同被囚而新從牢獄中出來的難人，是佩女士，是敏女士，是黃某，我們都是負了時代的使命，是現代人類的零餘者，是茫茫夜莽原中的旅客，在掙扎，在抗鬥，在前進。雖然有皎潔的月，璀璨的星，琉璃的碧空，清輝的耀明；雖然有殘荷的搖曳，湖波的微聲，青山的兀立，遠處的胡琴；雖然湖中是一葉扁舟，舟中是幾個亡命的青年，然而，以我幾年來的奔波，流亡，在這夜，又焉能不充塞了悽然的情緒，寂然的調子，流失了的心？佩女士，她父親喪了在北京，母親死了在怪物的罪名的槍下，自己也是借賣身給一個政府的要人，才免去一死，才出了牢獄，才有了今日的湖心夜遊。她那含淚的眼睛，在風裏搖動的絲髮，清白的臉色，冷而顫動的手，使我不會忘記，使我久遠不會忘記！現在，今夜依然是中秋佳節，依然是皎月清明，依然在湖上留戀，可是我已不知佩女士的近狀。佩女士：你的

近況怎樣？現在我是一個有了妻的人了，我僅在中秋之夜，和我的妻在這裏祝你的康健。至於敏女士，她那伶俐的秋波，清爽的談吐，是我和黃某所沉醉的，不過，在我和黃某離開南京以後，她又成了一個獄者，一直到今夜，我再沒有得到關於她的消息，敏女士：你已出了牢獄嗎？你還在牢獄中過着你淒哀的生活嗎？我希望你已平安的回到了你的故鄉，在故鄉和奴隸們生活着，奮鬥着！黃某在南京和我別後，一直到今年的二月我們才第三次的會到。那時，他還是那樣的健康，果決，充滿了奮鬥的情懷，可是在今年的四月間，他又被豪紳資產階級的摧殘，恢復了他牢獄的生活。哦，我是依然平安地生在人間，逍遙在十里洋蕩之中，過着我可羞的文字生活，對於同一戰線上的力士，對於同甘苦而入獄的朋友，我真有點愧慚，我真流下了我熱烈的淚。這是一個什麼時代？這時代還允許我抱愛人遊湖畔，償中秋夜月嗎？唉！這真是人類的羞呀！我過去遇了很多的女士，她們都是那樣的熱烈，有勇氣，血濺裂破了血管，在農村間，在工廠裏，而我現在的愛人怎樣？是一個小姐，是一個貴族式的太太，是一個莫明其妙布爾喬亞社會中裝飾，點綴玩具！她簡直什麼也不

知道。我也不知道她含有一種什麼意義而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上。在畸形的社會之中，我們這樣的生活下去，不是一個醉夢者便是一個優漢！醉夢者，優漢，唉！真是太無意義了！我更奇怪我自己，為什麼在墓塚的道上，斜陽影裏，度着我灰色的生活？而且還挽着我的愛人！故鄉我是不能歸去，上海使我不能生活，時代在推促着我，試問，假使我是一個有意識的人，我應當去做什麼？時常在報紙上，在火線上看見我們時代的烈士，鮮血深深地塗着紅色，使我的神經便受了一點刺激，但麻木的我，也只是時間的刺激，並不能刺激我走上陣線去戰鬥。可羞，可恥的我，受了時代的煩悶，幻滅，有時却想到了自殺！唉！自殺？這是一個什麼名詞？這不要面孔的東西呀！

法國公園中，月光照映的陰影裏，徘徊着許多的女人，女人，以及一些閑暇階級的動物。於是，我張起了我的眼睛，流了幾點淚跡。

我默然，妻好像也在幻想着往事，和她所想像着的一些什麼，一直坐到了深夜，使我感着了一點的涼意，於是，我偕着妻從法國公園走了回來。妻走着了那樣嫵娜的步調，

撒着小姐的驕態，她緊緊地扭着我的手，我感着我的事是冷的。同時，我懷疑着我的妻，懷疑她是一個有意識的動物，懷疑我和她這種布爾喬亞的生活上的意義。我想只有麻木的人，才度着這樣的生活呢！

便是從這一天開始，我不需要妻的驕笑，妻的擁抱，和關於妻的一切了。

三

自從發現了我和妻的不和諧以後，我很想在生活前程上去找着一條出路，由灰色的深坑走到光明的花園去。這是我便聯想在三月以前，我原是在負着時代的使命，領導着奴隸的一羣向着我們的主人作一度的爭鬥；但是屬於布爾喬亞的我，真是慚愧的很，一面在幻想着我那遠留在廣東的妻，一面在沒有勇氣的再去繼續這一種熱血的生活，於是背叛了同伴，賣去了火花的生命，逃脫而來上海。自然，在生活上，在愛人的懷裏，我和

三月以前變成了兩個不同步調的人——一是在靶場之前，一是在靶場之後——現在，我又似乎從麻木了的生命之中發現了一點血的奔流，因此，我又想在我的生活中，變換一個方式。

——我仍然要回到火與血的生活程中去。

因為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，但是日內將離開上海到火與血的涯濤中去的事實是不久將要實現的。搖動不穩的我，浪漫的成性決不是一時感情的幻覺所能限制的，要離開上海，我又留戀於上海。女人，女人，在資本社會中的女人，也是一種商品化的點綴。老實說：我和我的妻，並無其他關係，我們祇是一種商品與金錢的交換關係而已！假使，我們不是一種商品與金錢的交換關係，那我們這種悽哀的不和諧的調子，也不足彈到現在；而且含着眼淚却裝着苦笑的面孔繼續地彈了下去。我們的個性相差很遠，我們的思想相差很遠，她不愛我，我不愛她，但是我們依然是一對夫婦者，却有一種滑稽意味兒的存在。這便是說，我爲了性慾苦悶要找一個暫時發洩的機器，於是我對她便帶着一副假的

面具，她因爲暫時的生活的維持不能不找一個負擔的人，於是她對我便含着一副含淚苦笑的面孔。假使，她不是爲了生活的寄托問題，那她是已不是我的妻子！所以，簡單的說：我和她祇是金錢與商品的關係。爲了要離開上海，爲了我對於她要盡我暫時的義務，便不能不在我們留戀的上海找出一筆經費，給她維持生活。我原來是寫了幾本小說，可是抽稅的稿費還要等待數月以後。一本新著完的小說稿本，原不願意出賣，想借著作一項算是我的私產，——抽稅——不過目前的問題不能解決，也只好向書局老板求售了。

做一篇小說還容易，要以小說換取金錢，却是一萬二千分的苦痛；小說不像其他的商品，商品到了顧主的手裏，便可拿到代價，小說則不然，顧主拿去以後，第一要審查，看了有無宣傳的色彩，有無銷路是否合於上海小姐太太們的口喙，最好是性的描寫，張博士的三種水……第二是要等待書局有錢的時候，稿費才可算到……我的一篇拙著，送去也已經四天。我的主觀，覺得這篇東西還能迎合於上海小姐太太的讀者們，因爲是一部性的著作。書局是約定今天正式談判，我似乎很有把握，——今天可以拿到百八十元的

稿費。一個小布爾喬亞的青年，他有一種不要面孔而要虛榮的成性，因為將要拿到稿費，這是值得宣傳的了！我既然將這件故事告訴了我的妻，又將這件故事告訴了我的朋友。光榮哉！我將要拿到稿費也！

欣然的走到了書局，書局老板却繃了一縐面孔，說：

『稿子還沒有看呢，後天，後天好嗎？』

我當然不敢說不好，因為現代社會中金錢勢力能造一種逼人之空氣也！我只好頹喪了鬼醜的臉，要求着編輯先生『明天』。編輯先生則說『事忙，後天，不然，稿子你拿了去吧。』據我剛直的個性，實在沒有勇氣來承受這個侮辱，然而爲了金錢我只好向着編輯先生行着鞠躬的禮，退了出來，顫動着聲帶發出可憐的聲音：

『好，後天，後天。』

我簡直變成了一個喪家之狗一樣，便在馬路上東奔西走的亂跑起來。他媽的，一篇文章，不如一個女人生殖器之偉大，上海的妓女，要先付錢而後性交，一篇著作却先要試

查而後才開談判。嗚呼！在資本社會中，著作家的文章，簡直妓女生殖器之不若也！在現代社會中，又有一種使小子們欲哭不得欲笑不能的事實，那便是大文豪，大作家，偶像，的大出風頭！聽說偶像先生之作品，抽稅高出於小子者凡四份一，字數計算恆高出小子者二份一以上。雖然這班偶像已被時代潮流推毀了牠的牆根，爲一班有眼光的青年所不能滿意，可是他們有的是自己的書店，自己的刊物，正如軍閥自己之有地盤一樣，在自己的園地施行其灰色的政策。這班偶像雖然也給人家的咒罵，攻擊，可是老羞成怒的傢伙，或是在那裏語絲，語絲，或是到老七老八那裏去抽鴉片。在現代社會中，還有一點是一個作家的需要，那便是所謂牛皮批評家！以感情的盈藉，拿出批評家的面孔，可以吹幾句牛皮，不管青年們對於這位作家的態度如何，他依然是大吹大擂，你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品，你是代表布爾喬亞的意識製作，批評家却說你是一個負有時代使命的唯一大作家！因此這班偶像作家便變成紙上黃金，賣得洛陽紙貴！我們算個什麼東西！

我心中充塞了這樣的牢騷，蹣蹣跚跚的走到了一個朋友的住所。近來我很奇怪，在

這個世界上我已沒有了我所欣慰的人。慈母，朋友，以及妻，都不能使我感着了密切關係的結合。但是，我的這位朋友，簡直是我不安足的靈魂寄托之所，我只要一見了他，便忘却了一切。但我與他並無其他關係，是一個同時代的病者而已。我們是一樣的頹廢，落泊，馬虎虎的向前生活着。我們從沒有計劃着明天去做什麼，我們應當怎樣做。不過，我們有一點，有一點磊落的光明。我們中間是赤裸裸的，從沒有一點虛偽的，黑暗的疤痕。因為這一點，我們便有了一個晶明的結合，而是一對快樂的朋友。我的苦悶，悵鬱，從來沒有什麼地方和什麼人可以伸訴的，可以伸訴的地方也只是我的這位朋友而已。現在，我受了金錢的欺侮，當然只有向他來訴說着一切。說到稿子，金錢，妻，都有相當的同情，而且，我們的確是個同病者，他和他的妻也是一樣，自結婚以來，已有二年的歷史，這苦處的二年之中，他和妻的談話至多不過二百句，性交却在百次以內。他和她的關係也只是一層肉的，有時，他的性慾興奮，便借着她的來發洩，而這發洩，雖是一陣狂風暴雨，但他腦中的想像，却不是他同睡在一張榻上的夫人，是一個他所幻想的，單戀的少女！蹂躪的是夫人的肉體，

愛戀的靈魂却是屬之於少女的掌心這，真是所謂苦味的滑稽了！

我們愈談愈有趣，愈談愈有同感，我因為恐怕妻和朋友將要問及一百八十元稿費的事件，如果我說及後天，一定不能使他們不生懷疑，因此，我想逃避他們那副吃人的面孔，便由友人帶了一封信給妻，說我因事到吳淞去了，其實我却是在朋友的家中住居着。

我們這一對人類的零餘者，無所依托的青年，我們真想到自殺的問題上去，並且計劃着拿稿費來浪漫一回，然後便執行自殺！不過，我們對於自殺的沒有意義是了解得很清楚的，特以這樣不生的生了下去，比自殺還要沒有意義，所以便幻想了。

沉默，沒有希望。血與火的生活又使我們沒有勇氣去承受，所以便于於法界公園之中。

一個在頹廢空氣中生活下去的人，一定會變成一個腦筋簡單者，他將不能想像於一切的問題，腦海中所浮蕩的却遺留着女人的幻影。我才于在公園，一切不能遺我以深刻之印像，所能遺留者，亦祇是女人的幻影而已。我不愛我的老婆，是的事實，但我並

不是一個不好色的君子，我見了其他的女人，却依然能引起我幻覺的本能。血與火對我雖然有相當的吸引的力，但却不能超過於女人。在『愛情便是人生，青春便是美酒，……』的調子中，我覺得這是布爾喬亞醉生夢死的玩意兒，然而我却並不能擺脫於這些。於是，我也時常的唱道：

『哦哦！你微微顫動的紅脣，

是寄托了我的生命，

你那伶俐的眼睛，

是寄托了我的游魂；

你紅脣吐出流俐的歌聲，

你眼睛射出了璀璨的光明，

歌聲之中呀！

是陶醉了我的生命。

光明的鏡影呀！

是活耀了我的靈魂！

雖然我了解這種歌唱過於肉麻，但我却不能不唱！

在碧波蕩漾的湖旁，在秋竹搖曳的岸上，我前面坐了一位妙齡的女郎，我和那位朋友不覺得有點感懷的想像。我們談到人生的煩惱，時代的苦悶，進而談到文學。這位女郎大概能夠了解於我的談話，似乎對我加以注視。我對於這種注視非常滿意，認為是對我

的好感，於是我便想着這位妙齡女郎便是我理想中的，未來的愛人。我們在湖畔坐了一個下午，最後我不能不說道：

「難道，我們就如此的辜負了這斜陽照射在湖波之上的秋晚嗎？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，園中的秋景將要爲了我們的這段故事而流着眼淚的！」

我不能證明這句話是否是感動了她，她是向我嫣然一笑的。我對於她的一笑，却不能不有所報答給她，便說道：

「唉！也許是爲了我們的原故吧，很疲倦的坐在湖邊上，斜陽在射着最後的光芒在對我們悵悵，我們也應當在園中走走才好。」

這句話顯然使那女郎很同意，她披了紅色的圍巾，沿着湖邊走去。她不時的回頭顧我，我只有也走上去了。我對於求愛是素來沒有大勇氣的，我彳亍，躊躇不敢和她同行。我那朋友更如處女一樣，靦視怕羞，我們這樣很滑稽的在園中走了幾圈，却給公園的管理者看出了破綻，他簡直嚴重地舉起了棒頭大大地加以干涉。

「他們並沒有侮辱我，你是在侮辱他們了！」

那女郎公然這樣的來援助我，公園管理也只說：

「沒有，沒有，我是勸他們的！」

我本來可以剩這個機會詢問女郎一切，而爲我和她相認識的進身之階，可是『做賊心虛，』我已沒有這些智慧和勇氣了！

我只慚然地和我那朋友回到家裏，雖然我是依然留戀於那位女郎。

四

這樣沉悶而滑稽的生活，既然沒有什麼意義，又沒有什麼目的，又是兩天的時光消失在空虛幻滅的海裏。倒在榻上，兩眼瞧在電燈上，這時我却也想起了我的妻。我是苦悶，在轉變的『時代風』旋裏茫然的過着生活，一腔的不平，不快，却推在妻的身上。妻，遠遠的從廣東來，是由我要求而來，是由我欺騙而來，現在，妻是爲我犧牲了她的一切家庭關係來了！不錯，妻無力能，幼稚，但是，妻是可以爲我而擺脫一切的。現在，我不能安慰我的妻，愛我的妻，說妻是現代社會中的玩具。但是，這是『社會』，整個的社會構造問題，決不是一個已被我蹂躪在深坑中的妻的錯處呀！在灰黃色的電光之下，在寂寂的樓亭之中，妻一人坐在那裏，她想起了抱着一腔熱望離開家庭而來上海的情節，她想起了近來空落家庭中不快，發怒，而時常以她爲死牢騷對象的丈夫，近來，更沉醉於酒，不常回到家中：

……以及孤獨的一個弱女子，來到舉目無親的異鄉，錢已用完，秋風瑟瑟，而冬衣完全沒有……這時的妻，也許在流眼淚，失望，苦悶的心情，或許是過於我吧？但是，可憐得很，我是一個時代的病者，既不去希望，又沒有希望，妻也只好來做時代病者的配角罷了。

因為我這位可憐的朋友，還有二十元錢，我現在是一個有知覺而無意識的人，一切的問題不能引起我的意識作用，只有錢可以給我以嗎啡針似的一點刺激，有了錢我便会聯想到酒店，影戲院，以及那些畫眉的女人。從前讀着某作家的作品，見着關於這類頹廢故事的描寫，很不能予以滿意與同情！現在自己成為他人描寫的主人翁了，不覺自己咬了一咬紫色的嘴唇，拿了朋友的二十元錢，打退了要睡的魔鬼，便到北四川路進影戲院看『神秘女偵探』去。時間才七點十分，還沒有到賣票的時分，聽說靶子路過去有多數的外國妓女，數年前郭沫若和郁達夫先生曾去過幾次的。小子已墮落到沉淪沉淪之中去了，在要死的前幾天，也得去光顧光顧外國妓女的風味。這一對時代病的青年，便在這妓館林立的肉窠，走來走去。我眼中不會看見這些妓的眼睛，紅脣，我所見的只是『肉』

而已！更進一層來說：全上海的城市，在我簡單的頭腦中所留的印跡，也不過是一個肉的城市！晚間，綠燈之下，四馬路，大馬路，會樂里，福裕里，舞場中……野鷄，么二，長三，舞星，小姐，太太……這些資本社會的裝飾，真是一個肉的城市呢！

不過，小子不幸得很，既無勇氣和這些外國肉妓講幾句洋話，更不能懂得嫖洋野雞是一套什麼規矩？因此，走了一會兒，也就出來了。哼！這裏却有一斷的故事，當我走出了一家日本妓館，却撞見了三四個外國白衣水兵，很遠就嗅着一陣酒氣，他老實不客氣，將我打了一掌。我給外國兵打，這是一生中的第二次，三月以前，我到一個書店去拿稿費，乘電車回來時給那位外國兵打了一掌。我和他理論，又給另外一個兵踢了一腿，而咱們中國巡捕却笑嘻嘻的說：

『醉了酒，不是好惹的，快跑吧。』

我真覺得有點不大好惹，當時雖然也舉起了我的小拳頭，可是覺得他的體格過於壯健了，似乎不怕我一隻小拳頭的力量。而且，這種玩意兒，也不是那個外國兵和我兩個

人的事，似乎是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的事！我也就紅着面孔，從人叢笑聲之中，坐上電車去了。我回頭看看那些在爲我的故事而取笑的朋友們，他們都是咱們中國的好同胞！

今天，是外國兵——是水兵——給我的第二掌。本來，我硬強的個性，不允許我不反抗，但我想了一想：

——這不是我和那個兵的事，是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的事——
於是，我也就走了。

我那朋友也說：

『外國兵不好惹，要打倒了一切帝國主義才行呢！』

因此，我又想起了打倒帝國主義了。濟南慘案，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……

我也不想了，更不寫了，我們還是和着我們的革命軍領袖，高喚幾聲：

『中日親善！』

『修改——不平等條約！』

『日本帝國主義萬歲！』

走到了某書店前面，似乎，我臉上流着一點眼淚；似乎，這眼淚不是爲了掌痛而流的。

時間還早得很。雖然打了一掌，我却有點和我的老中國一樣，還在封建灰塵中睡大覺呢；因此，就走向了『上海咖啡。』

轟動一時的『上海咖啡』，幾次徘徊門外，不敢上樓。今天也許給那外國兵打出勇氣來了。上了樓。來吃咖啡原是爲了消磨一點時間，好去看影戲，初不知此處亦有少女陪坐也。在少女之前，是應當表示你是一個闊人，這也是一班好青年的常情，小子如我，又焉得不如此乎？所以呢，吃了咖啡，又是牛奶兩杯，……

『今朝子天氣冷得很！』

一個侍女，握着我的手，如此的說！

我默看着她面孔上厚層的粉，像一個舊小說書裏的『反臉么魔』一樣，我給她嚇得牛奶也吸不下去了。

給了一元錢，走出了咖啡座，跑到電影場中去。

我近來沒有意的識生活，雖然掙扎在可憐的窮困狀態之中，但影戲院却成了我消磨光陰的處所，如『名義爹爹』、『卜門』、『情奴』、『戰場豔遇』……都曾光顧過。甚且，我一日三回，有進三個影戲場去的時候。而我對一切劇本的概念，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。那當然的，對於咱們中國的影片，太無藝術的價值，和兄弟們寫的小說差不多，當然不願化我可憐的用腦汁換來的錢在這上面！外國影片無論如何，都能含有吸引我注意力的地方。總之，我對於外國的影片，也和時下一切的小說一樣，並不能滿意！這便是外國劇本中所含蓄的意義，使人往資產階級生活層上去幻想的力量過於深刻而滑稽，偵探，暗示……等等的描劃，也不過是使觀衆往資產階級生活層上去幻想的一種點綴而已。如『名義爹爹』，描寫一個可憐的窮孤女，受同一階級的窮孩子的欺侮，後以滑稽的風調，寫出窮孤女變成了一個資本家爹爹的女兒，坐着汽車去會她從前欺負她的一些窮小孩。在這裏，一定能得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同情，並且深透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

階級的幻想。如『卡門』，那末，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太太們，小姐們，所絕對同情的故事。我順便要說一點我觀劇時的一點特殊印象：那一天，和我同坐的有三位衣服華豔的小姐，當她們看到卡門種種風流故事的時候，她們真有點情不自禁，身體隨風飄飄的狀態。和我鄰近的一個，她簡直以頭側在我的肩上了！假使我再無聊一點，那真是不知會鬧一幕什麼樣兒的滑稽把戲呢。還好，我們只在茫茫的影光之中，握了半點鐘的手兒，而我並不能知道她的芳名是什麼？她呢？當然也不知道我的了！總之：我對於外國劇所代表的意識作用，並不能滿意。也或者，因為外國劇的這種意識作用，所以才能夠引起上海努力買票的現象吧？

現在我來說到我們看的一片得意劇了：這便是『戰場豔遇』。我們如果可以大胆一點說：那末，『戰場豔遇』確是含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！在我們看過的影片之中，也要以『戰場豔遇』為最得意的了。

『戰場豔遇』是抽寫的兩個兵士的故事。這一個兵出身和我差不多，一個是小偷。

兒，一個是沒有腦筋的偵探。兩人都爲了一個美女，那美女却是爲了哥哥的光榮便來欺騙了這兩個可憐的傢伙。這兩個傢伙在戰場上，行軍中，風雪裏，受盡了軍隊中長官死人的威嚴，和萬分的苦痛。在我的眼光之中，這些還不是戰場豔遇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，精彩的地方當然是『爲了大美國的光榮而去偵探』以下的故事了。『大美國的光榮，』這真是帝國主義欺騙他國民的一種口吻。這兩個兵既負了偵探的任務，却是滑稽得很，他倆却迷失了方向，走向敵人的營壘中去，喚道：

『天呀！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？我們應當幫誰助去打仗？』

這真是統治在新舊軍閥指揮之下，一旦覺悟了『誰是我們的敵人』的漫畫呢！我看到了這裏，我受了很大的感動！中國的兵爺們呀！你們也全喚出一聲『誰是我們的敵人』的一句話來嗎？我看你們代你們的總座，師長，去擋抱，實有點不同情呢！醒悟過來吧，你們應當知道站在你後面的是你的敵人。

還有更滑稽的故事，在這兩位偵探從砲火中前進的時候，忽然遇見了敵方的一個

偵探，但他們素來是認識的朋友——一個屠夫——他們一見面，便忘却了他們的本職，而說道：

『你不是屠夫嗎？』

——『你不是還少我八元豬肉錢嗎？哼！到現在也不還我！』

這真是諷刺得很利害，在戰場還記得要豬肉錢呢。

在這劇的末了，更是冷酷的態度，對這兩個可憐的兵，下了一個諷刺的批評，是：

『他倆向着那在暗的前途奔馳而去。』

因為談到影戲，我不覺談了這樣的多，現在我要談到今天的『神秘女偵探』了。我常常想：外國的偵探影戲，假使我們當着是資產階級，閑暇階級消磨時間的玩具，那我是沒有什麼說的。要是在影劇的本身與事實加以對照，那真是好笑了。一句話，是不通的！如『神秘女偵探』一劇，在一個女子受了盜的詐欺，使偵探疑到這女子身上去，而且還有

很多的證據。因此，這女子便到盜的家中來秘密搜查，却給盜看見，而被捕了。盜即電話告訴偵探說：『我已捕捉了蘭女士。』蘭女士乃乘其不意奪取盜槍，行至外室而自殺。及偵探來，盜走出門外，告訴偵探已自殺的狀況，再回來時，而蘭女士已不見了。——蘭女士的自殺是假的——但是在這裏的事實是不對的，蘭女士偽自殺時，若盜因恐慌而將蘭女士藏起來，或有人不離開蘭女士，則蘭女士又可能擺脫，而給偵探搜查時，不是要洩漏這自殺的秘密嗎？假使我是個蘭女士，如此的做，一定是失敗了！還有名劇『綠林繞楚』……噢！我也不多說了，總之：這種劇祇是玩意兒，增加幻想的材料而已。

劇完時，我也不過笑了一笑，說了一聲：——『我又在世上過了一天，』便回去了。

中

在幻滅的暗沙之中掙扎着夢境

五

今天，是我拿稿費的紀念日，老實說吧，我真有點沒有勇氣走進書店見那老板的面孔。——那老板的面孔是用鈔票糊過了的吧？在書局門外走過幾趟，才走了進去。我的面孔原來是鉄青顏色的，見了那板，却不能發紅，——是紫青色呀——不能不笑，說道：

「稿子可以用嗎？」

「還好，不過沒有你以前的東西好，你因為要錢用，便亂塗一頓，大概兩天就寫好了。」

『不會的，不會的，我要改呢。』

老板事很忙，我只好頹然的立在一旁，靜默地等待着老板。約坐了半個鐘頭，老板笑了！我從老板含笑面孔上看見他的眼睛中含着『勢利』的兩個字；他說道：

——真是，你的生活怎麼辦呢？我看你還是到衛戍司令部找個事吧。

——哼！我正在找呢！

好容易，才談到稿費的問題上來，老板說道：

『三元一千字，先拿五十元支票去然後再算。』

『不能，不能，給我一百元的支票吧。』

『支票不是現在的呀！要到九月裏才可領取呢！』

其實我早已和我那住可憐的朋友商量好了，一元一千字也願意出賣，支票的稿費八拆出賣，所以九月期的支票，我也願意。結果，我拿了一張百元的支票，便八十元出賣了。有了八十元錢，便鬧到錢的支配問題上來。預定的計劃，是依然的將我這樣灰色的

——到吳淞去了的呢。

——快上樓去吧。

走到樓上，我只和她說了兩句話，便說道：

——有人來找我嗎？

——有的，他明天上午再來。

——好，這樣的生活我是過不下去了，我是要去過血與火的生活了。你，好，我送你進學校去住。我呢？後天就離開這裏，去當土匪了。

妻沒有講話，我便走出了這可憐的家庭。

在計劃中，是送妻住到學校裏去，自己一定是去和一切惡勢力鬥爭了。一個人如此，沒有生氣的在世上生活着下去，和豬狗一樣，過着一天算一天，太無意義了！既然如此和活屍一般的生在人間，那不如葬身在血與光的波濤中，死在奴隸咆哮的呼聲裏，爲比較有價值的了！是的，去死，去死，我要去死！至於妻，我只維持他暫時的生活，我的生存不是爲了

妻，是爲了這個時代裏的奴隸呀！所以我便和學校交涉要妻住在學校裏。學校却說沒有可居的地方了；我只好咬了咬牙齒，走到了一個朋友的家裏，和朋友作了一回交涉，給了他三十五元，妻暫時住在他的家裏。此外，給了他十五元，說是給妻零用的，於是我蹣跚蹣跚的搭了電車，向北四川路去了。

買了幾件襯衣，領帶，却又遇見我那位可憐的朋友——他是正從電影場中出來呢。據他說：百星的『黨人魂』是齣名劇，不可不看。於是，我們又到了百星。時間還早，璀璨的電燈異常可愛，我意識本能的作用，自然地使我向着有女人的地方看去。有女士謝某者，是我所認識的，她正和她的情人在談話呢。又從遠射的眼光迴射到我近旁的前座，不由使我怔了一怔，神經受了很大的刺激。這位女士似乎是我的熟人，但我已記不清楚了。我正在回憶的時候，她對我笑了一笑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

——密氏特盧，你剛才來嗎？

——是……的。

我簡直莫明其妙起來，不知她是姓誰呢！我那朋友的眼睛也大起來了。

——密氏特盧，這裏有個空位置，來坐吧。

——好……。

我不能自禁的坐了她左近的一個位置上去。

——你知道我嗎？她問：

——我——記不清楚了。

她又笑了一笑說道：

——你還記得那一天在公園中你被那外國巡捕的侮辱嗎？

——哦！記得了，記得了，我們在法國公園會過呢。

我忽然想起在公園的故事來了，不覺面暈紅了起來。可是我那天並沒有和她講話，她爲什麼知道我姓盧呢？於是我說道：

——女士爲什麼知道我姓盧呢？

——從你和你那朋友的談話之中，我知道你姓盧了，我讀過你的小說呢！說着，她笑了一笑，又回頭看了我那朋友一眼，說：

——你那朋友姓什麼？

——姓趙，叫趙一萍，也是個文學家呢！

——是的，知道的，知道的。

——女士姓什麼呢？

——我嗎？我姓於，叫於敏時。

這時，電火漸漸的滅了去，鋼琴的聲音顫動起來，女士又說道：

——黨人魂這幕劇和你的小說一樣，能鼓動觀衆的熱魂的，只是這片子不是原考貝，剪去了好多，沒有什麼價值了。

——女士從前看過嗎？

——沒有，從外國報紙中劇評欄內得着這樣的消息。

廣告畫過去以後，便是新聞雜片。在馬上打棒球，馬能空中飛騰，飛機在天空……又增加了我很多的幻想，覺得資產階級真快樂極了！勞動者忙一天拿三四毛錢，是沒有資格到影戲場來光顧一天的了。

這劇開幕時，船夫拉着船沿着河岸前行，唱着慨憤的歌聲，（是幾個外國人唱的）

——起來，饑寒交迫的奴隸……

——這是最後的鬥爭，團結起來到明天……

我毛骨悚然，熱血沸騰起來。在資本市場的上海，在幾千小姐太太有暇閑階級之前，竟然聽到了這種歌聲！記得，這樣熱烈的高歌，還是去年今日在武漢幾十萬勞苦羣衆之前聽過的。現在呢？這是在影劇場中，若是在其他的地方，唱了這樣痛快的歌，便要槍斃的了！

——呀！這樣的溪上，照着了月色的微芒，雄壯的歌聲和濤聲相映，真是偉大的前夜的景象呀！

於女士如此的說着：

我默然，只感着前夜的景象是可愛和偉大。

劇中，表演到一個工人受着軍官的鞭打，拾了這軍官未婚妻的手套，在羣衆之前說着：

——俄羅斯在這舊的，香的手套裏管理其得太久了！

於女士不覺用力扭了一扭我的手。

這劇常然是一個血與火的傑作，可是因爲剪去了好多，正如於女士所說：『不是原考貝，』所以我們得的印象，祇是一陣的歌聲而已。還有一點，也是爲我所不同意，那就是一個工人，爲了愛一個貴族的女子，便賣了他的同志，賣了他同階級同在一國撐船的人，而在裁判委員會之前，却說是：

——念你爲黨努力，宣告這女子無罪。

這位賣同志的領袖，却如他們願得了這貴族的女子，我曾憤然的說過：

——這是一個靠不住的反革命的領袖。

我也曾以這個意思和於女士談判，於女士則說：

——革命是要的，愛情也是要！

劇完以後，我原想到一個廣東酒館去醉飽一次，於女士却說道：

——盧先生和趙先生到我家裏去坐一回兒嗎？我家就在這裏不遠呢。

我原是一個活屍，頹廢倒在塚上，見了這位不幸的女子請我到她府上去，當然不見得會推却的。我和那朋友互射了一眼，便允許了。

在××路的一座洋房之中，於女士按了電鈴以後，便走出了一個女僕來，於女士便笑嬉嬉的請我們走了進去，一面和女僕說道：

——媽在家裏嗎？

——太太到姨母家打牌去了，少奶奶是在家裏的。

我走進了樓廊，心裏正在幻想，裏面忽有女子的聲音喚道：

——「喂！你回來了呀！」

——「回來了。」

——「戲好看不好看？」

——「不見得。」

一個十六七歲的婦人，塗了一面白的粉，畫眉，紅脣，穿着一件紅花的夾旗袍，高跟的皮鞋，伶俐的眼睛盯在我和趙的臉上。

——「這兩位是？」

——「是呀！文學家，我來介紹吧，這是盧鳴道，這是趙員陵，你讀的那本『火與血』便是盧先生的小說。」

——「哦！原來是盧先生呀！請進來坐。」

——「不客氣。」

我真有點慚愧，賣文的時候受人家那樣的侮辱，而一班讀我小說的人，却在那裏對

我那樣的尊敬。也許我的東西也只有這樣不識時務的小姐才來欣賞吧？

——盧先生和品鳳先生常會面嗎？品鳳先生的作品真不錯，他的『友琪夫人』真好。

那位少婦如此的說：

——品鳳先生我是見過的，可是沒有談過話。

——郁達夫的東西很好呀！他真是中國的大作家呢。

——是的，他的作品很不錯。

我們真在談話的時候，女士拿上水果來，一面說道：

——我們這樣優裕的生活，在你們這些時代的戰鬥者看來，是反對的吧？不過，這只

一次，初次與文學家的見面禮。

——那裏的話，我既不是時代的力者，又不是文學家。（我說）

——我們是一對時代裏的病蟲！（趙說）

——不過研究文學的人，都是很浪漫的，這我是知道的。（於女士說）

——我們豈獨自浪漫呢？簡直不是人的生活！（我說）

——趙先生也做小說嗎？（婦人問）

——做的，做的，很有名的啦。（我說）

——不行，我簡直不會做小說。（趙說）

——他是寫詩，是一位詩人。（我說）

——別要客氣，你們兩位都文壇上的名人。（於女士說）

——真是慚愧。（我說）

——盧先生現在住在什麼地方？是書局裏嗎？我們過天來看你好嗎？趙先生是和盧

先生同住的嗎？（於女士說）

——不是，他住的是洋樓，我住的是亭子間。（趙說）

——是書局的編輯部嗎？（婦人問）

——不是，我又不是什麼書局裏的編輯，不過是投稿過生活，從前住在霞飛路，現在想搬到北四川路來呢。（我說）

——好得很，就在我們這後面，有一所樓房，只四十元一個月，盧先生和趙先生住才好呢。（於女士說）

——有家具沒有？（趙說）

——家具是沒有的，可以買，或是租，我們家裏也可借一點。（婦人說）

——這很困難，我們實在沒有錢！（我說）

——盧先生別要客氣。（於女士說）

——真不客氣呢！昨天拿了八十元稿費來，今天已化去六十多元了。

我吃着一塊梨，我想這梨是於女士括皮的吧？也許是娘姨呢。

——盧先生，我想研究小說，像我們這樣的人，一天到晚也沒有什麼事做，我也想去革命，可是這不過是說說的吧。所以我決心來紙上談兵，研究小說，盧先生可以指教我嗎？

(於女士說)

——不要客氣，我自己對於文學的理論都弄不清楚。(我說)

——的確，在這時代，只是寫小說與詩是沒有基礎的，一定要將這時代的文學理論建立起來。這是一個摧毀舊的，建立新的，創立理論的時代……(趙說)

——趙先生的話很對。(於女士說)

——我還是覺得品鳳先生的文字秀麗，動人……(婦人說)

——自然啦，上海和你一樣的太太們，誰不喜歡看品鳳的作品呢！(於女士說)

——我和你看小說的觀念是不同的，小姐呀！(婦人說)

我和趙笑了一笑。

時間已是不早了，壁鐘敲了八下，我和趙辭退了出來，婦人和於女士都說道：

——兩位先生沒有事，請常來坐坐，租屋的話我們可以幫忙的。

我和趙正和『深宮奪美』片中的兩個兵士一樣，走着滑稽的步調，兩人對看笑了

一笑，我們是不知道出影戲場時電燈便照耀在街道上的了。

六

今天得了，一點意外興奮的資料，便走到了一家菜館去飲酒！在一個小的房間之內坐下以後，便要了三四樣菜，和一瓶葡萄酒。趙對我看了一眼，我們兩個人不覺同時大笑了起來。趙說道，

——你的面孔今天很亮，幸福來了。

——不知道這一回的戀愛能不能成功？

——你對於你的老婆呢？

——老實對你說吧，她那狐狸精，愛上了一個醫生，現在她不過騙我幾滴腦汁換來的金錢，而她的愛情是屬於一個醫生的。

——你從前爲什麼不和我說？

——我不願意說。

——那末好了，你不理她了。

——不過我已給了五十元我的朋友，要她住在朋友的家裏，因爲她醫生也不過是一個騙子，這狐狸精甚且拿我的錢去送給那個狗醫生！

——哈哈！真可憐！

——女人是什麼東西？都是賣的！

——不見得，今天的是真愛情來了，我看你不理你那狐狸精，五十元拿了回來，住到北四川路去吧。

喝了一點酒，興致來了，高聲說道：

——好，住到北四川路去，住到北四川路去，擁護真愛情！

我的酒量不大行，喝了半瓶我已經醉了。這時，我忘去了奴隸，忘去了火與血，只看見

一個少女，和一位少婦。在碧綠色的燈光之下，在淺紅色的帳圍之旁，坐了一個紅衫的少婦，媚人的眼睛流蕩了我的靈魂。一個少女，曲線的小唇，顫動了我生命的流波，我漸漸的爲她所有。一縷縷的脂粉香氣直撲到我的鼻腔裏來……趙叫了我兩聲，我才知道我是在醉夢裏了。

陽光從窗中射了進來，我睜開了兩眼，才知道我是睡在趙家裏的行軍床上。默想着昨天的事故，覺得我過於頹廢了，不覺酸淚流了下來。

我依然是徘徊於塚上嗎？我真使老婆受生活的壓迫嗎？我真不願飢寒交迫的奴隸的一羣嗎？我的熱血那兒去了？我的靈魂那兒去了？這時代的叛徒呀！這時代的落泊者呀！我有沒有勇氣到火與血的人間去爭生存呢？搖動的小資產階級，這種苦悶，矛盾是最可憐的了！

起來吃了一杯牛奶，兩塊麵包，趙笑嘻嘻的說道：

——你爲什麼不快樂？有了幸福的愛人呢！到北四川路去吧。

我也沒有和他講話，便走了。

到家以後，便將老婆送到朋友家裏去，并且說道：

——十五元你不够零用，支票拿來以後，你再拿五元去吧。

因此，我便蹣跚跟跚的走了出來。苦悶的心境，我想到了『自殺』。自殺的方法，我覺得的催眠藥最痛快不過。我走家幾家大藥房的前面，都恐怕他們關於這類危險性的藥品不易於出賣，不敢走了進去。後來我證明我是一個怯弱的人，什麼事也沒有勇氣去幹的，自殺也是一樣。因此，我終於走進一家藥房去。

——催眠藥（我故意做去自然的態度）

——一元二角。

出於我的意料之外，據然賣給我了。

——好。

我拿出二元來。

——這藥很好，沒有危險。

店員找了我的錢，却說當這樣的話來。我知道上當了，但我又不好說一聲不要。我只好頹然而返了。

搭了電車回到霞飛路時，我忽然想起了我有一位朋友，是個醫生，住在霞飛路的。於是我便走了進去。

我借了多方的原因，說這催眠藥是××要用，——××便是我愛人的愛人——他忘却了英文的名字，請你寫一個。這位朋友很慎重的查多少書，寫了 *Vous*……幾個字。我拿了這張有字的紙，痛快得很，放速了足度向藥房走去。可是走了一家，他說：

——要醫生的名片，還要簽一個字，才可以賣呢。

我並不在心，又跑了兩家，終於我在第三家賣了一百個『格蘭母』的催眠藥。我每次都有這樣的一個觀念，便是在死以前要痛快的浪漫一下。所以我並不立即吃了下去，狂跑去，我和那可憐的朋友也說過，是『一同自殺』，所以我便去徵求我那朋友的意見。

朋友正不在家裏，我便將藥藏在他的床下。這時，我還有一個希望，便是要見一見於女士。走到北四川路，在於女士的門外徘徊了三遍，終於沒有勇氣進去，便到酒館去喝去了。我拖了我這已死的骸骨，出了菜館，便沒有目的往北去。走到奧迪安影劇院的前面，我不由自主的拿出了一元錢，買了張票走進去了。我也不能知道今天所演的是什麼片子，更不能記憶片中所映的是些什麼東西，彷彿在茫茫的微光之下，場中是坐了幾個美女與少婦的。

我隨着衆人走出劇院以後，已是燈火煌煌的時候。我搭了一路電車到了先施公司，在樓上樓下跑了幾圈，買了一瓶糖果，便東撞西走的走到法國公園去。寂寂的園中，只有幾個外國水兵。因為我對於買來的催眠藥也嘗試了一點的滋味，現在好像身不自主了。我便倒在池旁沉沉的睡了下去。但我還能記憶着一切的事件，便勉強支持了起來，坐了人力車到了朋友那邊。我一見了朋友，便說道：

——你自殺嗎？

——我不自殺。

——好，你不自殺我是要自殺了。

——好，我贊成。

——藥我買來了。

——吃了沒有？

——還沒有呢，現在要吃了。

我倒在行軍牀上，我並不傷心，却不知爲什麼流下了淚來，而且嗚咽着。朋友不說笑話了，惶惶的說：

——盧，你吃了什麼東西？你爲什麼要自殺？過一天算一天，你有希望呢！你是一個文

學家，你還有愛人，人生在世界上還要求什麼？

——別要開心了吧。

——你吃的什麼東西？我送你到醫院去。



用處呢？

——做夢吧，我又沒有吃，就是吃了是我自己願意的，我這樣的人生在世上有什麼

——過一天算一天，走，到醫院去。

——我沒有吃，到醫院去做什麼？

——不論你吃了沒有，你和我到醫院去。

——這不是鬧玩意兒嗎？

——玩意兒我們也要大鬧一場。

——太滑稽了。

——去，去，——他拉了我走。

——我沒有吃，去做什麼？

——你不去我喚房東了。

——這何必呢？鬧了做什麼呢？

——我去叫房東來。（他走下樓去）

——來，我和你說，既然沒有吃，就是吃了我也不死在你這裏，我死到旅館裏去，叫房東做什麼。

——那你和我到醫院去。

——藥——我沒有吃。

——那末，在什麼地方呢？

——我沒有買到。

——無論如何，我們到醫院去。

真是沒有辦法，我只好和他到醫院去了。走到途中，我想脫逃，但恐怕事情鬧得更大。我想及醫生試驗了我是沒有吃的，那才好笑呢。然而我那朋友好像我就要死一樣，怎麼也不信任我的話。

因為已經是在夜間十時以後，醫院都閉了門，我們走了四家，結果我主張到人和醫

院去試驗，進了門，一個女看護婦說：

——我們這裏只看女人不看男人的，

我那朋友笑了一笑，他以為我要死還到女人醫院來出風頭呢。後來由一位醫生，在我腿上打了幾下，便宣告『沒有吃的。』我那朋友在袋裏摸了一摸，說：

——請派一個人到我家裏去吧，錢袋還沒有帶來呢。

——不要錢，不要錢，這沒有什麼。

我覺得過於滑稽了，不禁笑了起來。這時我那朋友才有點討厭我，覺得我過鬧笑話了！但我決定明天再繼續我這個工作。

現在我感着異常的疲倦，便睡了下去。大概嘗試滋味的一點藥已起了化學作用，我感着要眠。同時我又感着要吐。沉沉的睡去約有一刻鐘，終於因為苦痛而起來了。我推開了窗子，說：

——空氣不好。

一陣冷風吹了進來，我吃進去的東西都吐了在地上。酸味直撲進我那朋友的鼻腔裏去，他幾乎也吐出來了。這時，我感着這樣的自殺也很苦痛，終於將一盒催眠藥拿了出來，我對於自殺又動搖了。

這樣，我倒下去便睡到了第二天的天亮。

七

由我和朋友討論的結果，是無論在上海，或是去當土匪，或是去做強盜，要先決的問題是做一篇文章。第二是放棄動搖的老婆。第三是和於女士做一個進攻式的情人。計劃決定以後，於是我便開始寫着我這供狀的雜記。

下午，我決定拿出勇氣來到於女士家裏去。

電鈴震動以後，於女士走了出來，說道：

——你來得好，家裏的人都出去了，只我一個人在家裏，寂寞得很。

——我昨天就想來，可是有點沒有勇氣。

——這有什麼？我們的母親也要你來呢，因為我家自北京搬來以後，上海只有一個姨母，此外便沒有親戚，哥哥去年又在北京病死了，家裏寂寞得很，母親很希望你來呀！

——原來我還不知道女士家庭的狀況呢。

——哦！是一個不幸的可憐的家庭呀。

我在椅上坐下，於女士便倒了一杯茶來，在我左邊的一張沙發上坐下。

——盧先生找到房子了嗎？假使願意的話，我母親很希望你住到我一家裏來，教我學了做小說，好嗎？

——房子是沒有找，不過住到女士家裏來太不好意思了。

——不要緊的，我家裏樓下和後樓都是空的，假使那位趙先生搬來也是可以的。

——不好意思……。

——這有什麼？一個剛梁的青年應當爽快一點。

——過天再說吧。

——我家裏並沒有什麼不便利，又沒有什麼人來，只有姨母一個人是常來的。姨母已五十多歲了，她的兒子都在銀行裏，媳婦是不到我家裏來的。

——不，我常來也是一樣。

我喝了口茶，我們兩人沉默了一會兒，在不期然間，我們的視線相觸，於女士笑了一笑，面孔紅了起來，頭低了下去。

於女士又說道：

——盧先生的英文好嗎？

——不行得很！

——日文呢？

——我沒有那一個外國文是行的。於女士的外國文好嗎？

文。

——不行，只有法文是懂的，因為我的哥哥曾去過法國，他有個朋友曾教過我的法

——那我請於女士教我的法文。

——好，不要說教，說研究，你也教我的小說。

——好的。

——那末，你搬來住了。

這時，電鈴震動起來，於女士忙跑了出去，外面便有女人說話的聲音：

——今天又輸了二十多塊。

——我也是輸的。

——媽！盧先生來了。

——來了嗎？我來見見是個什麼樣的人。

我立了起來，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和那位少婦回來了。

——盧先生什麼時候來的？（婦人）

——剛……才來。（我）

——這是盧先生嗎？（老婦人）

——是的，盧先生，這是我的母親。（女士）

——哦！這是老太太。（我）

——別要客氣，什麼太太叫聲伯母吧。哈哈！（老婦人）

我面孔紅了。老婦人坐下以後，又說道：

——聽說盧先生是個小說家，有道理的人，古書上的聖賢君子，紅樓夢啦，水滸啦……我都聽她們說給我聽過，真有道理呢。盧先生不客氣的話，可以教小女的書啦。

——不敢當，伯——母。（我）

——不要客氣，聽說你要找房子，是嗎？不要找的，住到我家裏來，我家裏是很寂寞的了，我也很喜歡和你們少年人談談呢。（老婦人）

——我也說過，盧先生他客氣。（少女）

——客氣做什麼？不必的，不必的。盧先生一個人住在什麼地方也不好。盧先生的小說我也聽他們說過。住在我家裏和家裏一樣，我都看你是家裏的人啦。（老婦人）

——那趙先生也搬來。（少婦）

——不好意思。（我）

——啞？不要緊的，不要緊的，你們兩個人住來算不了什麼。我家裏的房子也是空着的。……張媽，張媽，……（老婦人）

——喔……呀！

——一個女僕走了出來。

——你把後樓收拾收拾，好給盧先生明天搬來住。（老婦人）

——……伯……母太客氣了。（我）

——盧先生太客氣了。（少婦）

——哈哈！真是（老婦人）

女僕睜大了兩眼，對我看了，一看便走出去了。

——橫豎小女要請一個教師，到學校去，我又不願意，這樣究竟在家裏，你教她功課的話，我們也是要給盧先生的束修的。（老婦人）

——那裏，還要什麼束修？（我）

——盧先生，你來看看，這房間好不好？（少女在樓梯上）

——好，到樓上看看去。（少婦）

我不自主的立了起來，隨着少婦老婦人走上樓去。後梯雖然不寬大，但佈置得很好，我自然是很滿意的了。

在樓上又坐了一會兒，前樓大概是老婦人和少女住的，左邊的前樓大概是少婦住的吧？左邊的後樓便是我的寢室，右邊的後樓便是我們的書房了。這樣一個布爾喬亞的家庭，而我便成了這家庭的投降者，女人的俘虜？

——我想辭退了出來，老婦人却說道：

——十一點半了，在這裏吃了飯去。

——不，我還有事。（我）

——不要客氣喂！（少女）

——不客氣，真有事。（我）

——盧先生什麼時候搬來呢？（少婦）

——我——明天。（我）

——明天一定來呀！（老婦人）

——一定來，一定來。（我）

我走出了於宅，仍然忘不了這可愛女性的一羣。老婦人的笑，少婦的眼睛，少女的嘴……還有，還有一個布爾喬亞的家庭！甚且我還有一點卑鄙的心理，已預定着我是老婦人的女婿，承繼財產的兒子了！唉！我真卑鄙！

搬了布爾喬亞的家庭中去，與太太，少奶奶，小姐一同生活，終日的露着不知煩惱的笑，更不知道什麼是血，什麼是火了！這，當然是我這樣動搖的小資產階級之所願意的。不過有一宗問題，那便是可憐的行裝也！絲棉被我只有一條，毛氈二張，破箱子一只，此外便是我這一個瘦長的人了！由朋友商量的結果，他是不搬去住的，因為有點似乎不大好的，而且，我的基礎穩定以後，他未嘗不可升堂入室也。並且由他抽一條棉被給我，一隻五十多元的書箱也給我，以表示我是一個博學多書的青年。我買書也買了不少，可是因為我幾次不幸命運的顛倒，現在是一本書也沒有了。

計劃預定以後，我朋友說我今後生活有了歸宿，實際的對於文學下一番研究的工夫，將文學的理論建立起來，多寫幾本有力的時代作品，要切實的研究一國的外國文字。

因此，我們一同的上了酒樓

在酒樓上，我也將我這些新的希望，計劃，和他商確了一下，我是抱着了希望走到理想的王國去了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十點鐘敲過以後，我便拖了我的兩只破箱子，乘着一輛人力車，到北四川路去了。

在於宅的門外，老婦人，婦人，少女都已立在那裏，笑嬉嬉地將我迎接了屋內去。車夫將東西搬到樓上以後，老婦人問道：

——趙先生呢？趙先生怎麼不來？

——他不來，老——伯——伯母。

——你們幫盧先生收拾收拾，給盧先生休息一回兒。（老婦人）

——不要，也沒有什麼（我）

道：

我在前樓坐下，老婦人又和我話短說長，問了我家庭的狀況，以及有妻子沒有！我說

——沒有的。

我這欺人的東西，其實我已經有了兩個妻子了！現在，我是要想第三個妻子了！

我正在面孔就紅，想及於女士對我殷勤的態度……於女士忽然笑着走了進來，說：

——盧先生，你瘦多了！這是你從前的照片嗎？

——是的，現在我瘦了。（我說）

——媽，你看，這真好呢。（少女）

——真好，哈哈！

老婦人看看我的像片又看看我的面孔，我也只好笑了。

我恐怕箱子中還有一些東西，尤其是妻子的信札，給她們翻了出來。因此，我便走到後樓去了。少婦也拿着一張照片，在笑着。見了我，便問道：

——盧先生，這女的是誰呀？

我簡直給她嚇了，拿來一看時，原來我在廣東時與幾個女友照的，因說道：

——她們是我的學生，也是學文學的。

——盧先生的女弟子真多呢。

於女士走來，看了這張照片，也泯滅了她的笑容，雖然給我說了一些「女弟子」的話，似乎總不能不使她就生疑慮。

還好，妻的一封短信，已經給我搜到，假使落在她們的手裏，可真是不成話了。

午飯的時候，我們是同一桌的。少婦說了些這種菜是什麼滋味，那種菜是怎樣的好。

……老婦人說了一些喝酒的故事，少女看了醉紅的半面孔，含着笑顏代我斟酒。酒是我近來所喜歡的食品，只因我恐怕醉了以後會發生不順利的把戲，所以只喝了半醉。

當我還在喝着末了的一杯的時候，電鈴響了，女僕開了門，便走進一個西裝異常華麗容貌異常秀麗的青年來。我正在疑慮這位奇異的來客，全桌的人都將筷子擺了下去，

立了起來，少婦很快的說道：

——噢！胡先生來了！

老婦人也立了起來，笑嬉嬉的說道：

——什麼時候到上海的，哦呀！我們望了你幾天了。

——今天才從南京來。

來客走了進來，含笑的說着。

——你……爲什麼不先寫一封信來？

少女跳躍着，走上去拉了那所謂胡先生的手，兩個人熱情的在說着。

這是一個什麼人呢？席顯然的這位青年的少女是屬於他的，她從未和我如此熱烈的表示過。我正在懷疑的心頭跳躍，我的牙齒發抖，我的兩手有點顫動，我的眼睛射出了血的光芒，胡先生的兩個眼睛也看待我是一個罪人一樣，說道：

——這是……

少女急忙的說道！

——這是盧先生，這是胡先生，我的未婚夫。

未婚夫？我從前爲什麼沒有聽說過？你不是說家裏寂寞得很的嗎？我一聲不響，好像是一個木頭人兒一樣。

老婦人又說道：

——盧先生也是今天才來，他是敏時的文學教師。

那位少年仍不改換他責難的眼光，說：

——請問盧先生的大名是……

少女也看出了我們兩人中情緒的變化狀態，說道：

——盧一萍，你從前不是和我談過他嗎？

——哦！是盧一萍先生。久仰，久仰。

少年笑了一笑，走上前來握了握我的手。我也笑了一笑。但是我還是有一種不可描

寫的心理狀態，想他和我也是一樣吧？

——吃過飯沒有（少女問）

——沒有（胡）

——張媽，叫幾樣菜來給胡先生吃飯。

少女和胡先生走到樓上去，我如喪家之犬一樣，逃到我的後樓去了。

如囚徒一樣，如死人一樣，衣廚鏡之中我自己看見了我可怕的面孔；在床上倒下。女人，女人，我一生遇是爲了女人！女人是個什麼東西？是商品，是玩具，是資本社會中的裝飾！我的手緊緊的握着了棉被，我簡直要去殺人……

少婦送了一杯茶來，對我笑了一笑，和我說道：

——你女弟子的情人。

這少婦簡直是有意的在使我傷心，侮辱我。我喝了一杯茶以後，似乎清醒了一些，又覺得，我過於神經過敏了！一個女人請我做家庭教師，由文學的關係上認識了我，但並不

是愛我！她既沒有表示愛我，她更沒有說愛我，她只說要我教她的文學！至於她對我的和平溫柔，這完全是女性的本能，我過於誤解了！唉！我這東西！

我不覺自己對於自己加以莫大的自嘲與自責！

在桌上寫了兩頁雜記，她和她的少年情人同走了進來，談了一些文學上的立場，作品，以及高爾基，杜斯托也夫斯基……以及談了一些研究文學的問題，甚且這位先生搬出鄭振鐸的『文學大綱』對我加以考試。我真如囚徒一樣，老實說吧，我並沒有熟讀這部『文學大綱』呢！這位胡先生，顯然的在他情人之前，用另一種的方式，攻擊我，打倒我，批評我，使她的情人笑我，懷疑我！我是在受刑與受審了！

這位青年笑嘻嘻的和他的情人出門的時候，對我露出了諷刺的笑，少女也看了我眼，似乎對我離奇的態度在可憐呢！也許這又是我的神經過敏吧？

室內照着西斜的陽光，今天的天氣暖起來了。這囚室，我再也住不下去了！我借着說要去買一本 *Francillon* 的創作，便出去了。

下

在可怕的印跡之中走到火與血的故鄉

九

幾天沒有到妻那邊去，今天想及了我的妻了。昨天在岸上，似乎聽得什麼人說，妻近來有病，又似乎是說，妻近來和她的新情人到郊外度蜜月去了！不問是事實，或是流言，總之，我是要去一趟的。正走到大馬路時，遇到了××君，他笑嘻嘻的告訴了我一些關於妻的消息……有幾天沒有回來，這幾天和她的愛人在做什麼……雖然我不愛妻，但這些事却很能引起我的醋意。至我所以不愛妻原因，也是因為她有了情人，以至而有的一種

反威吧？

乘了一路電車，心緒搖動不定的走到妻的那邊去。走上了樓，妻的門是閉着的，似乎裏面有人在說笑。我氣憤的很，用力把門推開時，她正和情人擁抱着倒在床上，見了我，兩人都跳了起來。我的臉色發青，兩手握起了拳頭，心情緊張……他們兩人也是一樣，面色發青的看着我。我憤憤的說道：

——你……你這強姦人家婦人的流氓！

我的拳頭打在他的面孔上。

——你這豬猡！（他說）

於是我們兩個人在房打了起來。妻似乎哭了，極力的來排解。這時，房東走上來了，那流氓便走了出去。

我的腰打傷了，吐着氣倒在榻上。房東見我們一聲不響，也知道這裏面的秘密了，哈哈的笑着下樓去。

我看了妻一眼，打了她一拳頭，罵了一聲：

——你這出賣的商品！

妻哩的一聲倒在地上，我便走出去了。似乎，樓下的房東們在望着我背影發笑的。

走到霞飛路，又去喝了幾瓶酒，搖搖擺擺的走到我的朋友家裏去。朋友見了我這頹然的形態，說道：

——在岳家喝了酒來嗎？

我一聲不響，哩的一聲哭了出來。朋友不知是一位什麼事件，惶惶的說道：

——什麼事了？什麼事了？又吃了藥嗎？

我還是不響，拿出了一枝剛筆，在紙上寫道：

——女人是什麼東西，女人是什麼東西？女人都是出賣的商品，騙人的玩具，資本主

義社會中的裝飾！

我那朋友說道：

——怎麼？你的新情人又失敗了嗎？

我還是不響，往下寫道：

——你這騙人的淫婦呀！你不如馬路上的野雞，小世界的私娼，福裕里的長三，三馬路的么二，舞場上的明星，因為她們都掛了牌子的，公開的宣佈資本社會的罪惡，宣告被資本社會的榨取沒有生活的保障要來當妓娼的，出賣的！至於你呢？你是個什麼東西？你是個出賣的騙子，你載着智識階級的面點，用着你的智慧來欺騙着你的情人！愛情是至寶貴的東西，你却是個出賣愛情的賤貨！你的哥哥希望你來上海讀書的，不是尋望你來出賣的！你侮辱了你的哥哥！自你對我表示了愛情以後，我的生命便交給了你！我的靈魂便交給了你！我的一切都交給了你！我所以漸漸對你表示着冷淡，因為我已看定了你要倒戈；我已看定了你要做我的叛徒！你對於生活的奢望，你對於虛榮的幻想，我早已知道了！你是個出賣的淫婦！你沒真愛過我，你在我前面的笑都是假笑。是的，我知道你的苦悶，我知道一個出賣的女性她的心理，一定是苦悶的？野雞，明星，她們的出賣又何嘗不苦悶，

笑又何嘗不是假笑？你和她們又何嘗不是一樣？——你當時所以和我同居，和我發生性的關係，在你當然是暫時的計劃，暫時要我來解決你的生活問題的！老實說：上海是一個金錢的上海。你三十五元在上海不夠購買你那美麗的旗袍，更談不上生活，更談不上進學校了！

——聰明的你，便以愛情換取金錢，愚笨的我，便用盡了腦汁，換了百數元的稿費，租了洋樓，來藏我的嬌妻，誰知你據然當我是一個情奴，傀儡，犧牲者！我不客氣的和你說：我的愛情是如火一樣的熱烈，如血一樣的鮮紅。我愛一個人，會將我的生命交給了她，我恨一個人，也會將她的生命消泯了她！我不是可以騙的，我不是可以給任何女人欺騙的！」

我寫到這裏，我那朋友笑道：

——原來是爲了你的妻嗎？

我沒有理他，依然寫着：

——我在我的生命未泯之前我要消泯了我情敵的生命，我在我的生命在人間有

生存的一天，我不能不殺死了你！

——現在，我的大衣沒有製，我的住所也沒有了，我在各處漂流，我的錢都給你拿去了！你這淫婦！你樣賤貨！你一面死承受他人的愛情，你一手在擄取我腦汁換來的金錢，我要殺你！我要殺你！

——我不是好欺騙的！在我未殺你和我的情敵之前，我要得這些事實來宣佈，我要將這些事情去告訴你的朋友！要告訴你的家屬，要在報上登廣告！

——不過，我對你還有一點勸告，上海有這樣多的美青年，富豪紳，你可愛的人也多得很多！你為什麼愛上了一個醫生也？也許你是要他作你第二個過渡的情人吧？那我為自己可憐，我更爲這位醫生可惜……

——打倒女人！打倒資本社會中裝飾品的女人！

我的那位朋友笑了起來。桌上還有半瓶白蘭地，我一口喝了下去，便倒在榻上了。

十

夜間，我醒了起來，我將於女士的近況告訴了我的朋友，和我的妻出賣的情形，他也代我氣憤。

沉悶，不快，心緒好像飄飄在天空一樣，我又一人走了出去，在霞飛路一家咖啡店裏喝着啤酒。

喝得腦筋暈沉，我的兩眼射着血光，而我對於妻的懷恨也更深刻。還有我的情敵，還有於女士，老婦人，少婦，以及於女士的情郎。他們的笑顏，談吐，都成了我憤恨的資料，我要殺了他們！我要摧毀這個世界！

走出了咖啡店，我東搖西曳的不知向那裏走去。走到一個舊貨攤的前面，我看見了一把短刀，我忽然對於這短刀發生了濃厚的愛情。

——多少錢？

——八角。

我便拿了這把短刀，攞死大衣袋裏。我想去殺我的情敵，但我已忘却了他的住址，於是立在牆角上，定了定神，我一意的去殺我的妻了。

我乘着一路電車，一直走到靜安寺路的盡頭，我才下了車。我東搖西曳的走到西摩路口，看見一個女子，正向北走去。我知道是我的妻了，她大概是在情人那邊回來的吧？我的熱血漲流，我的手握起了拳頭，我叫道：

——喂！立在那裏。

她似乎吃了一驚，回頭來看見了我，似乎很恐怖。

——……做什麼？

我不回話，走上前去，咬了牙齒，在電燈光下，我看見她灰白的面色在那裏死顫。

——你……饒了我吧！你喝醉了呢！

我拿出了我那把短刀，兩眼突了出來。她恐怖着想逃走，我一把握着她的頭項，刀一直地倒在她的胸膛。她喔的一聲倒在地上。我又倒了兩刀，我在電光之下，看見地上是一塊紅色的血跡。

原來，在我殺了一個人，似乎不算一回什麼事！只是我的意識，似乎告訴我犯了罪了，我的酒醉也似乎完全醒了，我一直地向善鐘路，徐家匯……奔馳而去。

在華龍道上，一個沒有什麼行人的地方，我坐了下來。天空中是很多的繁星，我想着我是殺死一個人了。

我的酒醉完全醒了！我知道我是幹了一件大事了！上海是不能住了！她的情人，她的朋友，明天便要捉拿我了！我怎麼辦呢？我近來是做的些什麼？這是人的生活嗎？在現代的社會之中什麼是我们的生路？我為什麼要殺一個無用的女人？在這畸形的社會中什麼是愛情？有什麼愛情？一切都是經濟制度的問題，我為什麼要去殺一個女人？

我這忘八蛋，血與火的生活不去過，却在上海找女人！我這時代的叛徒，落伍的東西！

在這時代，一切的幸福都是幻想的進求，我們生來便是時代的犧牲者。不容許我們逃亡，避難，遊移，只有奮鬥，和舊時代去爭鬥是我們的一條大路！

在鬥爭中歌唱着我們生命的音波，

在鬥爭的營壘之中我們看見血與火，

新時代創立的責任我們擔負起來，

決不要再在荒泣的墓塚之上徘徊！

我想到了這裏，我決計拋棄我一切的奢望了！

我們是囚徒，

我們是奴隸，

我們受着現社會的桎梏！

我們沒有自由，

我們沒有幸福，

我們受着資產階級的侮歎！

我們應當去雪恥，

我們應當去死，

我們拿起我們的武器！

血在叫，

火在燒，

我們快跑，快跑！

統治階級已在動搖，

我們應當歡笑，跳躍，

打毀資產階級的皮包！

什麼女人，什麼金錢，

什麼幸福，什麼光榮，

我都不
前夜去了，
今夜來了，
大亮的明天快到，
不要投降，
不要幻想，
一直地走上戰場：
不要空呀，
不要自驕，
快擺下我們的禮帽！
穿起短衣，
拿起短刀，

向羣衆中跑！

.....

十一

女人我是不再要了，於女士的家裏我也不去了，我在於女士家裏的東西我也不再要了，我決計回到我的火與血的戰壘中去。在馬路上走了一夜，第二天天明的時候，我走到朋友的家裏，裝出沒有什麼事的樣子來，朋友說：

——昨天那裏去的？

——岳家。

——以後少喝酒，今天你的面還沒有復原呢。

我沒有說什麼，便看申報，我翻開了第四張的本埠新聞看，上面有這樣一段的記載：

——西摩路上之暗殺案

——昨晚十一時左右，西摩路上發現一無名女屍，年約二十左右，剪髮，身穿黃色夾旗袍，高跟皮鞋，胸部被傷三刀。路人發現時，劊子手不知去向，而女屍身禮猶有少許熱度也。女屍身上搜出情書一通，情意纏綿，近於三角戀愛問題也。此外金錶一只，上有一萍二字，……

——今將情書錄於後：

——秋哥：

——近來我苦痛了萬份，我不能離開了你，一離開了你我就好像失去了什麼一樣。
秋哥！我愛你，我愛你！

——今天你和那流氓打的時候，我是怎樣的恐慌呀！我很恐怕你被打傷了！你打痛了沒有？

——你去以後，那流氓又打了我一下，以後他就走了。

——秋哥！事情已經鬧得這樣了，我們現在只有堅決的去做。你的診治生涯近來還好嗎？我們只要維持生活就好了！以後我也不要那流氓來接濟了！

——明天你在家裏嗎？我希望你別要出去，我還有好多的話要說。

——這封信我是由政女士轉給你的，請你看護你的妹妹呀！

.....

我看了這裏，笑了一了，覺得我以後正裏繼續的去做殺人的工作！

我沒有告別於我的朋友，便走出去了。

十二

在一個夕陽西下午後，北火車站上立着很多的乘客，我從人叢中走進車廂裏，火車便向着日落方向馳去。

我在嘆着：

——打毀幻滅的夢影！

——打毀幻想的殘跡，

——救奴隸的一羣去！

——打倒資本主義的社會！

——打倒資本社會中的女人！

夜間，從微芒的燈光之中，我下了車，走向飢寒交迫的一羣奴隸之中去。在那裏我們準備着血與火，製造着打毀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炮！

於是，在砲聲裏，將看見我新生的火光！我在這裏，自己祝自己：

——新生萬歲！

而自後的我，已不再在塚上徬徨，我塚上的供狀也就完了。

以後，有機會，再看我一篇叛徒的供狀吧！

（完）

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

墳的供狀

本書實價大洋三角六分



著者 顧仲起

出版者 遠東圖書公司

發行者 遠東圖書公司

總發行所 遠東圖書公司

上海北四川路東
寶興路二二六號

1929.

1

4222

